

木刻烽火：父親梁永泰的抗戰藝術征程

梁君度



抗戰勝利80周年

今年的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日，是所有中國人都必須銘記的日子。80載春秋流轉，當我重新觸摸父親梁永泰當年那些稜角分明的木刻作品，彷彿仍能感受到那個時代脈搏的劇烈跳動。

烽煙中的刻刀：青年藝術家的覺醒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時，梁永泰年僅16歲。這位早年喪父的惠州少年不得不早早挑



●梁永泰《戰鬥中的鐵騎》

作者供圖

起生活的重擔，卻也在民族危亡之際找到了人生方向。彼時魯迅倡導的木刻藝術正如火如荼地展開，魯迅將木刻比作「匕首與投槍」，號召藝術家以木刻為武器服務抗戰。

1938年，日軍鐵蹄踏破廣州城門。年僅17歲的梁永泰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創作了第一批以抗日戰爭為題材的版畫。他和作家黃寧寧、陳蘆荻、陳殘雲與畫家黃新波、賴少其等志同道合者一起，在炮火中堅守藝術抗戰的陣地，在廣州街頭組織詩畫展覽，編印《抗戰詩畫》，為他的人生寫下第一個光輝篇章。

1939年，梁永泰的創作迎來重要突破。在中華全國木刻協會主辦的「風雨中華」畫展上，他的版畫《殲敵》引起轟動。這幅寬53厘米、高26.5厘米的作品，現藏於廣東美術館，畫面描繪了激烈的戰鬥場景。遠處炮火連天，近處戰士們奮勇衝鋒，而最震撼人心的是站在高處的司號員——他挺立的身姿和堅定的動作，使人彷彿聽到了嘹亮的衝鋒號聲，那是勝利的召喚，是希望的象徵。此後數年間，梁永泰沿着粵漢鐵路創作了一系列組畫，記錄後方人民支援前線的感人場景。從《反抗吧！農民》到《反攻聲中的前線印象》，他的刻刀下既有戰鬥的慘烈，也有民眾的堅韌。這些作品不僅在國統區展出，甚至被送到革命聖地延安展覽，還經美國進步人士賽珍珠的推介，發表在題為《黑白中國》的畫集中，向世界展示中國抗戰

的真實圖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整個中國沸騰了——歷經八年浴血奮戰，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歷史上的第一次全面勝利。

紅岩村的星光：藝術與信仰的相遇

在歷史性時刻，重慶成為全國矚目的中心。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於8月28日飛抵重慶展開和平談判。在這風雲際會的時刻，梁永泰與其他版畫家在重慶舉辦的抗戰主題畫展，成為山城一道獨特的文化風景。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改變父親命運的時刻悄然來臨。1945年11月，周恩來在紅岩村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接見並宴請了包括父親在內的《木刻聯展》作者王琦、王樹藝、丁正獻、刃鋒、劉峴等。紅岩村——這個位於重慶市郊化龍橋附近「大有農場」內的革命聖地，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也是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期間的居所。辦事處二樓是南方局機關和領導同志的辦公室兼臥室。周恩來的辦公室兼臥室是南方局負責同志常開會、作出重大決策的地方。在簡樸而莊重的會議室裏，周恩來與藝術家們親切交談。他高度評價了木刻藝術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並提出了前瞻性的建議：「多創作一些連環木刻畫，因為連環畫是最易為廣大工農群眾所理解、所

接受的形式。」周恩來還特別建議將《木刻聯展》的全部作品送往延安展出，讓解放區軍民也能看到這些記錄抗戰的藝術珍品。

勝利鐘聲裏的轉折：從重慶到香港



●梁永泰

作者供圖

1945年的秋天，父親受周恩來「把木刻運動從城市擴大到農村、工廠」的號召啟發，同時也看到內戰的陰雲正在聚集，梁永泰決定南下香港，開闢新的藝術天地。在香港，他與黃新波、廖冰兄等志同道合的藝術家組織成立了「人間畫會」，繼續舉辦「風雨中華」等畫展。這些流亡香港的藝術家們，懷着對祖國的深厚情感，用藝術繼續參與着中國的命運變革。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的歷史時刻，梁永泰與畫會同仁共同完成了一幅全國最大的毛主席畫像。當這幅巨作懸掛在愛群大廈外牆上，畫中毛主席揮手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的英姿，令解放軍進城儀式更顯莊嚴壯觀。這一刻，父親當年在重慶紅岩村接受的革命藝術理念，終於在新中國的曙光中結出碩果。

（作者為香港東方書畫院院長、香港獅子山文藝協會會長）

烽火的記憶與祭奠

吳傳玖

歲月的裂帛聲，
撕開血色黎明，
山河的招痕，
仍在歷史深處隱隱作痛。
侵略者的戰車碾碎了南京的夕陽，
三十萬冤魂，
在長江的波濤裏，
至今未能安眠，
蘆葦叢生的岸邊，
白骨鋪就通向和平的路。

九·一八的烽火在古老的城牆上蔓延，
炮彈撕裂山河，
如野獸吞噬生靈，
侵略者的鐵蹄踐踏着尊嚴與和平，
我們的國土裂開傷口，
血流成河……
先輩們的抗爭在戰火中不息，
山河在槍炮聲中撕裂，
又在熱血中癒合，
破碎的河山在火焰中重生，
每一道傷痕都寫滿堅韌與不屈……

如今，硝煙已散，
我們的國家巍然屹立，
像一座堅固的堡壘，
那些曾經的炮火聲
化作歷史的警鐘，
提醒着我們：
和平的花朵，
綻放在血色的土地上，
它帶着先輩們的希望，
在和平的曙光中綻放。

我們站在和平的此岸，
遙望歷史的彼岸，
戰火仍在歲月的褶皺裏低語，
和平的春筍，
在廢墟中拔節，
我們銘記着那段烽火歲月，
用和平的名義，
傳承先輩的精神，
讓和平的曙光，
照亮前行的道路。

烽火在舊時的夜裏化作星子，
長江黃河仍在中華民族骨髓裏奔騰，
南京的雨聲落了八十年，
那一年的長江漲潮了，
瞬間折斷了三十萬無辜的翅膀，
破碎的瓷片堆積着，
八十年後仍在訴說，
那座城池的疼痛……

山河在歲月的傷口上抽出新芽，
古老的城牆在月光下低語，
戰馬的嘶鳴在長城的石縫間徘徊，

孩子們在陽光下誦讀，
橄欖枝的綠意盎然，
在另一個黎明前，
我聽見侵略者的鐵蹄聲，
在歷史的回音裏漸漸遠去，
和平的鐘擺搖晃着未亡的火焰……

歷史的傷痕永不褪色，
當它被歲月的苔蘚覆蓋，
仍能聽到那槍聲穿透雲層，
化作一把永不墜落的星芒，
照亮和平的黎明。

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
用熱血鑄就鋼鐵長城。

如今，
山河無恙，
家國安寧，
我們站在新時代的潮頭，
回望那段烽火歲月，
心中滿是敬意與哀思，
歷史的傷痕提醒着我們：
和平得來不易，
當倍加珍惜。

讓我們以勝利之名，
銘記歷史，
傳承先輩精神，
守護和平未來，
願英魂安息，
願盛世長存。

烽火已熄，
硝煙散盡，
勝利的鐘聲穿越八十載光陰，
歲月深處，
那場血與火的洗禮，
化作歷史長河中永不磨滅的印記。

盧溝曉月，
曾見證侵略者的鐵蹄踐踏，
南京長江邊的殘垣斷壁，
訴說着三十萬同胞的慘痛遭遇，
每一寸土地都銘刻着傷痛，
每一滴鮮血都化作不屈的吶喊……

山河破碎，
民族危亡
無數英勇的中華兒女挺身而出，
他們捨生忘死，
用生命捍衛尊嚴，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新華文學》雜誌（季刊）主編）

時代詩行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鬥爭」展覽區域。資料圖片

筆尖故事

走進洛陽西工地

趙克紅

洛陽，在歷史長河中始終閃耀着獨有的華彩。暮春時節，我滿懷敬畏之心，走進位於洛陽西工地的西工地。這片始建於1914年的建築群，融合了中國近代傳統民居的古樸與西方建築的典雅裝飾風格，靜靜訴說着往昔的輝煌歲月。

這裏曾是軍閥混戰的風雲中樞。如今，它不僅榮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還入選第四批中國20世紀建築遺產名錄。穿過西工地錯落有致的建築群，洛陽抗戰紀念館的匾額在綠樹的掩映下，格外醒目。這座依託西工兵營司令部舊址精心建成的抗日戰爭紀念館，於2021年正式對外開放，成為銘記抗戰歷史、傳承抗戰精神的重要窗口。

踏入洛陽抗戰紀念館，那些震撼人心的英雄事跡，瞬間將我拉回那段血與火交織的歲月。

走進第一展廳，迎面的雕塑生動再現了「七七事變」，那是全民抗戰爆發的號角。國民政府迅速劃分為5個戰區，西工兵營（原吳佩孚司令部）旋即成為第一戰區司令部。1939年1月，衛立煌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同月21日，劉少奇與彭德懷抵達洛陽，會晤衛立煌，將洛陽八路軍通訊處升格為八路軍辦事處。洛八辦如同一座堅固的橋樑，緊密連接延安與華北、華中根據地。在三年半的時間裏，通過多種渠道，先後轉送我黨軍政人員70多批、400餘名，護送700餘

名進步青年奔赴延安，還籌集運送大量軍需物資，為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

展廳內一幅幅戰爭場景的照片，將我帶回到那個慘烈的抗戰時期，也讓我信感和平的珍貴：日軍轟炸機機群若遮天蔽日的烏雲，無情地掠過洛陽邙山。滾滾濃煙瀰漫，洛陽城滿目瘡痍，殘垣斷壁彷彿在悲傷地訴說着戰爭的殘酷。在八路軍戰士奮不顧身的全力掩護下，百姓們神色匆匆地轉移，他們眼中閃爍着對勝利的執着與對家園的眷戀。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2月，日軍第一次轟炸洛陽，其後空襲不斷。城市共遭受日軍空襲469架次，炸毀房屋1,600多間，死亡1,700餘人，特別是1940年2月27日，有日機108架空襲洛陽城，傷亡無數。

展廳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那面「豫西抗戰形勢圖」。紅色的抗日根據地如點點繁星，在日軍據點重重包圍的艱難困境中，頑強地閃爍着希望之光。講解員充滿深情地介紹道，這些紅色據點是無數英勇無畏的地下黨員，用生命搭建起來的秘密交通線，連接着延安的指令與豫西的複雜戰況，維繫着抗戰的生機與希望。

在日寇慘無人道的欺壓下，豫西紅色據點個個強生長，河洛兒女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從苦難深淵中毅然挺起不屈的脊梁，以血肉之軀築起堅不可摧的長城。

駐足「中流砥柱」展區，我深受觸動。一幅幅翔實的圖片，共同構成抗戰時期最真實的群像圖。每一個畫面都訴說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抗戰故事，每一個人物都展現出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的偉大精神。中國共產黨宛如一座巍峨的燈塔，在黑暗歲月中，為全國人民指明前行方向，成為抗戰勝利當之無愧的中流砥柱。

「文藝抗戰」展區燈光柔和，卻無法掩蓋文字蘊含的磅礴力量。抗戰勝利不僅依靠戰場上的槍炮與戰士的英勇奮戰，也離不開筆桿與文化的有力支撐。

淞滬抗戰爆發後，遵照周恩來指示，救亡演劇隊如離弦之箭，從上海奔赴各地，將舞台化作另一個戰場，借助戲劇形式向民眾傳遞抗戰到底的堅定決心與必勝信念。一隊和二隊在洗星海、洪深、賀綠汀的帶領下，先後來到洛陽，為這座古城注入強大的精神力量。

1939年7月，王禮錫率中國作家戰地採訪團（南路）從重慶經洛陽前往中條山前線。王禮錫放棄英國優渥生活，毅然回國投身抗戰，經周恩來推薦擔任團長。他與團員們不懼危險，深入村莊、戰壕、山溝採訪，謳歌抗戰精神，揭露日寇暴行。8月26日，王禮錫積勞成疾，倒在洛陽抗日前線，生命定格在39歲。他曾以詩歌吶喊：「炮彈在頭頂開花，我們的筆尖在流血，但血不會白流，終將染紅勝利的旗幟。」在這裏，我深切體會到文化抗戰的重要作用。這些文藝工作者與抗戰戰士共同構成了生動的抗戰群像，展現出中華民族堅韌不屈的偉大精神。

1945年10月18日，在洛陽民主街的東北運動



●位於洛陽西工地的西工地上網圖片

場（今老城區民主街老城體育場），駐洛日軍第110師團正式繳械投降。當日，洛陽民眾聞消息，紛紛趕來，數千人將體育場圍得水洩不通。人們懷着對勝利的喜悅與對侵略者的憤慨，目光緊緊鎖定在投降儀式現場。

投降儀式上，一萬零八百名日軍士兵在蕭瑟秋風中神情沮喪，如霜打的茄子般垂頭喪氣，機械地排列成隊。他們緩緩鬆開緊握着武器的手，槍支、軍刀等武器紛紛落地，發出沉悶聲響，彷彿在為其侵略行徑敲響喪鐘。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篇章。

站在西工地刻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碑前，八十年前的槍聲與今日都市的繁華奇妙交融。歷史早已融入我們的血脈，成為靈魂深處的精神烙印。西工地是青磚上鑄刻的抗戰年輪，是紀念館裏傳唱的精神長歌，它告誡我們，要時刻銘記槍林彈雨中的堅毅身影，與文字中燃燒的沸騰熱血，這正是我們民族復興、走向未來的力量源泉。

（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鐵路作家協會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